

解放后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上 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一九四九年——一九六六年

广州红代会 红司广东教育学院红旗 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宣传部 编印

最高指示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前言

建国以来，各条战线始终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之间的斗争。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反映到教育战线上来的，则是我们的教育事业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还是为了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政权之间的斗争；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之间的斗争。

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规

律，从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事业出发，制定了无产阶级的教育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全面地、系统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说，是我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指南针。十七年来，广大革命群众，只要是以毛主席的指示作为指导原则，对教育战线上的反动路线每发动一次猛烈攻击，就促进一次我国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但是，十七年来，盘踞在教育领导岗位的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他们的总后台指使和支持下，极力维护旧的教育制度，大肆推销修正主义的黑货，拒不执行、甚至疯狂反对毛主席所制定的教育方针。他们对于毛主席的历次指示，不是扣压封锁、阳奉阴违，便是抵制、歪曲、篡改、阉割，拒不执行。另一方面，他们利用窃据的领导权，开黑会议，发黑指示，写黑文章，作黑报告，大量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素。

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间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为这样的五个时期：（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究竟应该走哪条道路”的时期；（二）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对‘全盘苏化’的斗争”时期；（三）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为“教育大革命的洪流与反革命的逆流”的斗争时期；（四）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时期；（五）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为“无产阶级的全面反击与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拼死抵抗直至彻底灭亡”的时期。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命，向党内一小撮走資派发起了总攻击，粉碎了資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教育战綫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总后台一个一个地被揪了出来。但是，他們在十七年来給教育事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既深且广的，我們必須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它們批深、批透，让偉大的毛泽东思想紅旗永远飄揚在教育陣地。

京沪許多革命組織，在这一年里編印了一些有关解放以来我国教育战綫上两条路綫斗争的《大事記》，大大有助于我們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偉大历史任务。但是，这些《大事記》，由于編印的时间有先有后，搜集的材料有詳有略，为了帮助同志們比較全面地了解十七年来教育战綫上两条路綫斗争的实况，我們綜合整理出这个本子，供大家参考。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第一个时期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究竟應該走哪条道路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二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結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从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就发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的指示。但是刘少奇、习仲勳、錢俊瑞之流利用他們窃取的教育事业的领导权，站在资产阶

級立場上，頑固地抵制毛主席的指示，極力維護舊的教育制度。這一時期，在教育戰綫上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綫上的鬥爭集中表現在新中國的教育事業究竟應該走哪一條道路這個問題上：是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繼承解放區革命教育的傳統，大破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教育，建立社會主義的教育呢？還是維護舊的歐美資本主義的一套教育制度，走所謂“正規化”的道路，為資產階級服務，使資本主義在我國復辟的教育呢？

一九四九年

▲三月五日 在全國勝利的前夜，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並在會上作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報告。毛主席英明地估計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的國內外階級鬥爭的新形勢，指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基本矛盾，及時地警告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成為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明確指出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由之路。他指示：“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鬥爭，並在鬥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四月二十六日 劉少奇在天津幹部會上，反對毛主席的階級鬥爭學說，散播階級鬥爭熄滅論，胡說：“目前主要

是学习文化，学技术，将来学政治。”并极力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大学教授“即令其家里有几百亩地，但他主要是靠薪水生活的，可以加入工会，因为其要求与工人很多是一致的。……大学教授才挣几百斤米，是无产阶级。”

在接管新解放区旧学校时，刘少奇采取投降主义政策。春季，刘少奇对北京军管会说：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教育要“宁右勿左”。他恶意攻击解放区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方针，不同意“搬解放区的一套”，“对教育经费要大方一点”。

▲六月十五日 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又指出：“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七月一日 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刘少奇作了坚决的斗争，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大会上说：“必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又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八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毛主席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四篇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反动政策，批判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些光辉著作，对刘少奇在教育战线上一系列投降主义政策也是一

个有力的打击。毛主席尖锐地批评：“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同时指出：共产党人有责任“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对知识分子进行深刻的思想改造起了巨大的作用。

▲八月 刘少奇抛出了再版的大毒草《论修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论修养》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九月十九日 刘少奇在教育工作会议上大肆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并当着他们的面说：“确定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在座诸位大多数在内”，为以后资产阶级继续统治我们的学校定下调子。

▲九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九月二十九日 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指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材，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又指出：“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法。”

▲十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教育事

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月 成立教育部，由馬叙伦任部长，錢俊瑞任副部长，刘凱风任办公厅主任，党組成員为錢俊瑞、刘凱风、柳湜、程今吾等。

▲十月十一日 刘少奇在教育工作者座談会上又极力美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員、工程师、新聞工作者、艺术工作者都“不出卖成品”，“凭劳动吃饭”为理由，把他們都說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十二月 在刘少奇支持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在販賣反动电影《武訓传》的同时，戴白韜在他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說》一书中重新发表了《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文，把自命为“新武訓”的陶行知和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并列，鼓吹教育工作者“要研究陶行知先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原理，并把它实现。”

▲十二月十六日 政务院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設立“人大”和“哈工大”是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赴苏联談判时特意提出的两个要求“援助”的項目。这两所学校大量聘請苏联教授，机械地搬用苏联的教材和教学制度，致使在老解放区华北大学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未能继承和发揚老解放区“抗大式”的教育传统，反而被刘少奇拉上“全盘苏化”的軌道。

▲十二月二十三日 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及《共同綱領》规定的文化教育政策，提出了逐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的任务，明确“教育必須为国家建設服务，学校必須向工农开门”的方針，决定普遍設立工农速成中学。會議还提出新中国的教育应“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的經驗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經驗，借助

苏联經驗，建設新民主主义教育。”但是教育部的领导人錢俊瑞却竭力維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教育制度，百般誣蔑老解放区的教育事业，他說：“我們在新区坚决执行維護原有学校，逐步作可能与必要的改善的方針”，“絕不要采取急进的冒险的改革。”他又說：“老解放区的經驗是长期农村环境与战争环境中的产物”，“今后主要的任务将由战争轉入全面的建設。”意思是說，“抗大式”的学校已經过时了，沒有必要办这样的学校了。

▲十二月 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在董純才的控制下，首先在普通教育方面模仿苏联。他組織参观苏侨設立的旅順中学。《东北教育》以介紹苏联教育經驗为主要任务，并着手翻譯苏联的教科书和凱洛夫的《教育学》。

一九五〇年

▲三月四日 刘少奇贊揚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为資本主义复辟鳴鑼开道。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影片，應該批判。刘少奇公然抗拒主席的指示，拒不进行批判。围绕这部影片，两个阶级、两条路綫、两个司令部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綫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五月一日 毛主席为《人民教育》創刊号題詞：“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但是《人民教育》在資產阶级代表人物的把持下完全歪曲和背离了毛主席的指示，把这个刊物办成为复辟資本主义的教育鳴鑼开道的工具。

▲六月六日 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为爭取国家財政經濟状况的基本好轉而斗争》的报告。在这个报告

中，对教育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意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教育革命。从这年起，我国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接管了三十一万所大、中、小学校，收回了教育主权，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法西斯教育；在学校中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义”、“公民”等课程，开设了以《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为主要教材的政治课，对学生进行了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建立了工农速成中学。

▲六月一日到九日 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周总理作了报告。会议上，老区新大学和新区旧大学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钱俊瑞在会上疯狂地攻击老区的新型大学“在今天多半还保持短期训练班性质，尚未完全发展成为正规学校”，仍带有“游击习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原来老解放区的高等学校已经逐步走向正规化。”用“正规化”来否定老区教育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保持旧有欧美式大学的教育。

小组会上，初步酝酿院系调整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直接干预，支持费孝通、吴晗、潘光旦等反动学者，反对院系调整，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胆大妄为，急躁冒进。”

▲六月十九日 毛主席对当时学校中由于修正主义教育

路線造成學生負擔過重，體質下降的情況，寫信給教育部長馬叙倫，指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時間宜大減。病人應有特殊待遇。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這一指示被教育部的資產階級老谷門長期封鎖，既不下達，也不採取措施。

▲六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的閉幕詞中，作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指示。在毛主席領導下，全國知識分子掀起了思想改造的運動。

▲六月三十日 毛主席發布關於實施土地改革法令，全國開展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相繼展開，部分教師學生參加這些運動，在運動中受到了階級鬥爭的教育。

▲七月五日 發布《關於1950年秋季中小學教課用書的決定》，除語文，歷史等科目外，大量採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課本（舊課本的比重，初中占63%，高中占74%）。在這些規定約束下，新解放區仍然保持舊型學校的一套，老解放區學校也接受舊型正規化的東西，逐步丟掉了革命的傳統。

▲八月一日 教育部頒發《中學暫行教學計劃（草案）》及《中等學校校歷（草案）》，取消了“公民”等反動課程，增設了政治課。每年級課程十到十二門，每周上課29—31課時。還強調教學計劃和始業制度的統一性，不許各地加以變動。規定生產勞動和社會活動應“配合正課進行，達到學好正課的目的。”

▲八月一日 《人民教育》發表題為《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社論，吹捧“新武訓”陶行知的教育主張“充滿革命的民主精神，而且很多是今天仍然適用的”，號召教

育工作者向陶行知学习。在这篇社論和反动影片《武訓传》出籠前后，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大肆鼓吹新、老武訓，在教育界造成思想混乱。

▲八月十四日 教育部頒发《高等学校暫行規程》和《专科学校暫行規程》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規定实行校长負責制，对学校的教学、行政体制沒有作大的改革，根本不提党对学校工作的領導。

▲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會議。會議通过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以政务院名义頒布），《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工农速成中学暫行实施办法》，《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暫行实施办法》，《职工业余教育暫行实施办法》等文件，表現了新中国对工农教育的重視。

▲十月三日 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禮大会上讲：“那些旧大学的方針是要改造的，但不是一天可以改造好的，使它們一下子轉变过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旧大学的改造要慢慢地有步驟地需要經過相当长的時間来改造，大学的学制，很明显，三年、四年的時間还是不够的，要延长。”他极力美化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教育，他說：“中国过去的大学是否有成績呢？在对于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科学水平、認識水平是有很多成績的，如果說过去的大学沒有成績，那末也就是否认了大批工作者的努力。”这是公开与毛主席关于教改的指示相对抗，是反对改革旧教育的宣言书。他还說，“抗大式”的新型学校只是“訓練班性质”，中国人民大学才是“中国第一个新式的大学”。完全混淆是非黑白。他要全国大学都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經

驗”，惡毒攻擊華東軍政大學等“抗大式”的學校，胡說：“這些大學是政治訓練班性質”。在劉少奇支持下，黨內走資派一面維護舊教育制度，一面揮起“老區學校逐步‘正規化’”的大棒，從一九五〇年起，採取停辦、拆散、“全盤蘇化”的辦法，把“抗大式”的學校一一砍掉。

▲十月 教育部發出通知提出：“高等學校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不要採取思想總結、思想檢查、整風……方式，必須著重用系統的理論知識聯繫思想實際。”並規定“評定成績以理論學習為主要標準，由教員來評定。”這是劉少奇鼓吹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謬論的翻版。

▲十月下旬 美帝擴大對朝鮮的侵略，企圖把戰火燒到我國領土上，為了反擊美帝的侵略，毛主席向全國人民莊嚴號召：“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廣大革命師生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通過學習，認清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同仇敵愾投入反美愛國鬥爭，組織街頭宣傳、訂立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等活動，大大肅清了知識分子中親美、恐美、崇美思想。大批青年學生參軍參干，爭赴前綫。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揭發批判了帝國主義利用教會進行間諜活動和文化侵略的罪行，在黨中央、政務院的領導下，由教育部先後接管了受美國津貼的高等學校二十所，中等學校二百六十八所，收回了教育主權，結束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侵略。

▲十二月 新華書局翻譯出版了蘇聯凱洛夫的《教育學》。以後在陸定一、董純才等人的積極倡議下，經過多次再版，累計發行達一百多萬冊。這本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外衣、販賣資產階級的貨色、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教育“理論”書，在我國教育界流毒極廣。

一九五一年

▲一月十五日 毛主席对当时复辟旧教育制度，課程太重，严重影响学生健康情况再次写信給馬叙伦，指出：“关于学生健康問題，前与先生談过，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采取行政步驟，具体地解决問題。”“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針，我以为是正确的。”

▲三月 刘少奇与毛主席唱反調，阻止教改，向教育部提出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綱領，他說：“学校中必須強調教学，行政工作为教学服务。”“政治課內容要讲比較完整的政治知識。”教材要以“苏联課本为基础。”还搬用苏联的“一长制”，規定校长由“負責制改成校长責任制”，为資產階級統治学校合法化。在刘少奇黑指示下，学生負担有增无減，健康状况恶化。

▲三月十九日 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會議。由于毛主席的两次指示，教育部不得不把学生的健康問題列入議程。但錢俊瑞等人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在由馬叙伦出面所致的開幕詞中說：“毛主席曾屢次指示我們，‘健康第一’。”把“学习第二”砍掉。閹割了二者的辯证关系。

▲三月三十一日 馬叙伦致閉幕詞时，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強調旧型正規化，說：“学校的基本工作是教学，搞好教学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中心一环。学校的一切組織、一切人員、一切活动，都必須圍繞着这个中心，服从教学的要求，为圓滿地完成教学計劃而努力。”并恣意指責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說：“目前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不利于教学，甚至妨害教学的現象，必須坚决加以克服”；“必須正确地执行校长責任制和教师責任制”；“課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形

式”等。

▲三月 毛主席对培养干部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全国大中学生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儿女，也是国民党的遗产、但須培养改造。其中有一部份能依靠，也有一部份不能依靠。”并强调一部份干部应“从工农速成中学，从工人子弟中培养。”

▲四月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应该重视和办好中等教育》的社论，五月十八日马叙伦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八月六日教育部代政务院起草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九月一日《人民教育》发表社论，所有这些文件都只提“健康第一”，砍掉“学习第二”这个重要指示。

▲五月二十日 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了。毛主席在社论中严肃地批判那种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并对一小撮狂热鼓吹“武训精神”的党内走资派提出尖锐的质问：“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学得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毛主席的质问给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头一棒。

▲五月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大肆美化剥削阶级，否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长期性，胡说：“立场的改变，站过来，站过去，那并不是困难的。”

▲六月二日 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讨论与批判的指示》，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精

神，要求所謂“科学的、系統的討論与批判”，“提倡少数人作比較系統的深入的研究”，強調要作出“科学的結論”，并敷衍了事，把“學習時間，一般定为半个月”。

▲七月 教育部在发出的指示中規定：“政治課应作业务課之一，着重于系統的理论知識的讲授”，“糾正和防止把政治課只滿足于临时的社会政治活动或片断的思想問題的解决，而忽視系統的理论知識的偏向。”完全歪曲了設立政治課在学校中的重大意义。

▲八月一日 《人民教育》发表《坚决克服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現象》的社論，誣蔑学生参加当前中心工作和重大政治活动为“混乱現象”；強調“要明确学校的任务是教学，要停止动员学生参加不适当的和过多的政治活动，要坚决克服学校中多头領導的現象。”妄图在学校中排除政治活动和党的領導，使教育脱离社会斗争，脱离工农群众，达到維護旧型“正規化”教育的目的。

▲九月二十七日 对反动电影《武訓传》的批判开展前后，不少教师写文章鼓吹“武訓精神”的資產階級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錢俊瑞迫于形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給批判陶行知定調子。以后在《人民教育》上断断续續发表了几个“专家”的純学术批判的文章。但在全国大批判的形势下，广大的革命师生冲破阻力和框框，批判了《武訓传》所散布的封建地主階級的“行乞兴学”的奴才思想。以后，又发展到批判曾吹捧“武訓精神”資產階級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批判买办資產階級教育家陈鶴琴的“活教育”，对資產階級教育思想进行了初次冲击。

▲十月一日 教育部頒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从形式上肯定了业余教育、工农速成中（初）等学校和中等专

业学校的地位。在普通教育方面，除小学四、二制改为五年制外，中学仍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制（三、三制）。高等教育方面，除规定毕业生由国家分配工作，以及高等学校附设先修班或补习班以利于工农、少数民族学生及华侨子女入学外，仍保持旧中国分为大学、专门学院、专科学校及附设专科的制度，修业年限也没有改变。

▲十月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以批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为主要内容，在高等学校教师中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由京津地区开始，逐步扩大全国。九月二十九日周总理向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二千余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十月间成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并在教育部设立办公室，领导京津地区学校教师学习。以后，各地区各省市也逐步设立机构领导这一运动。

▲十月十二日 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

▲十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再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从本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全国大中小学教师普遍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特别是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组织高等学校大批师生参加土改、镇反、三、五反等政治运动，大大提高了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

▲十月十八日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大学要求精简课程的信的指示》中说：“必须减少学习时间，保护健康。”这是毛主席对刘少奇树立全盘苏化的坏样板的批判。